驻村笔记（摘录）

◎马卫民

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镇鸣沙村始建于2012年，当年的秋天，一群满面尘土的农民带着坛坛罐罐，坐上班车，从几百公里之外的海原山区搬迁到沙坡头区的鸣沙。从此，他们开始了一段移民生活。

1

面对一个新的生存环境，很多人表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和担忧，离开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，这些新的移民将会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方式谋划自己的未来。

大漠孤烟，黄河落日，对于长期居住在鸣沙的移民来说，只是一种缥缈的浮光掠影，他们不是游人，也不是过客。他们要生活，要面对一个又一个日子。

驻村几个月的时间，带着一些疑惑和问题，我走访了许多村民，在他们的炕头上，我切身感受到一股生生不息的希望和力量。在一栋栋拔地而起的移民新居里，我看到了一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，即便是千难万难，即便是凌风苦雨，他们也会把锅灶擦得亮亮晶晶，把碗筷摆得整整齐齐，这一切都毫无保留地显示出一种生活的姿态。生活的品味和贫富没有天然的关系，一个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的人，绝不会因为暂时的窘迫而放弃自身的努力。

鸣沙村的女人们是值得歌颂的，村子里的大多数女人没有进过学堂，有的人甚至连一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，可以说，她们是一个时代的遗憾。可是，在她们的身上，你根本看不出一丝一毫的自暴自弃，她们默默无闻地承担着一个家庭的衣食起居，拉扯孩子，赡养老人。她们的付出深刻而繁杂，没有任何一件仪器能够度量出其中的辛劳。

丁发麦是一个不幸的女人，按照她自己的说法，她确实是一个苦命的人。刚刚36岁的她，身患尿毒症好几年了。走进她家的时候，她没有向我诉苦，言谈之中，说得最多的不是她自己，也不是她的病情，而是她的男人和孩子。她的丈夫长年累月在外地打工，两个孩子都在上学，一个家基本上靠她这个病人支撑。听了她的话，我忍不住热泪盈眶。每周两次的血液透析，让她精疲力竭，苦不堪言，但她还是咬着牙，一步一步走向生活的深处。她告诉我，如果不是“低保”这样的好政策，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。

丁发麦的遭遇，让我对低保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和理解，“低保”不是福利，也不是小恩小惠，它是雪中送炭，是救人于水深火热之中。所以，低保要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和最需要的人上，只有这样，老百姓才能感受到党的阳光雨露。

2

鸣沙村的孩子是幸福的，从他们的穿着打扮和阳光灿烂的小脸上，我看到了一种无须掩饰的天真和稚气。如今，移民的后代和城里的孩子一样，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，在一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茁壮成长。

每天早晨，孩子们背着书包，像一群欢快的小鸟，唧唧喳喳地奔向村子南边的学校。我去过他们的学校，这是一所很不错的完小，学校的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足以接纳移民新村的每个孩子。

有时候，我也在村子的广场看到一些放学回来的孩子，他们在光洁干净的水泥地面上，滑旱冰、玩弹球、跳方格、放风筝、老鹰捉小鸡，这些古老而现代的游戏，一下子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孩提时代，我真想加入到他们的游戏之中，把自己丢失的童年重新找回来。

天气热了，鸣沙村的男人就像候鸟一样，义无反顾地飞向远方，上新疆、下广州，满世界地去打拼。留在村子里的老人和妇女就在村子周边做点零活，挣点油盐酱醋钱。

在鸣沙，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：人活着就要“跌绊”。我知道，在海原老家的方言里“跌绊”代表的含义并不是“跌绊子”，而是“打拼”“努力”“不甘心”的意思，这也正好对应了一句当下最流行的那句话：“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”。

天气热了，鸣沙村的土地焕发出新一轮生机。

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人，总是闲不下来，尤其是一些留守老人，仿佛永远活在过去的时光里，握在手里的铁锹和锄头还没有生锈，他们佝偻的身影依然留在自家房前屋后的三分自留地里，脚下的土地被他们翻来覆去，有的种上几棵果树，有的种上几垅葱蒜，有的种上几行蔬菜。劳动对于农民来说，就像吃饭睡觉一样，习以为常。另外，躬耕于脚下的土地，也算是对过去的一种怀念。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让每一天的光阴落在实处。

三月的一个下午，我无意之中听到羊的咩咩声，循着羊的叫声，我走进罗发祥老人的家，在他家院子的一个简易羊棚里，我看见几只绵羊淡定地嚼着干草。这种情景在村子里并不多见。交谈中，罗发祥老人对我说，他的腿脚不灵便，地里的活计干不了，只好养几只羊，不是为了嘴而是为了腿，大夫说他的腿子要做手术，手术费就指望着这几个羊。听完老人的叙述，我完全理解了鸣沙村这些老人。他们守候着人烟稀少的村庄，在狭窄的院落里养几只羊、几只鸡、几只兔、抑或一条土狗，不仅仅是因为生活方面的需要，更是因为精神层面的需求。

我曾经看过一篇描写搬迁移民生活的小说，名字叫《偷声音的老人们》。故事发生在一个搬迁不久的移民新村，几个老人从家乡搬到异乡，心中难免会有对故土的不舍和忧伤。刚搬来时，新家园、新生活、新邻居，甚至是新身份，都让他们兴奋、欣喜和激动。但这种新鲜感并没有持续多久，就被强烈的不适感代替。特别是村庄里的这些老人们，无法适应新的居住环境，于是，他们自发成立了一个自救小组。为了找回久违的鸡鸣，他们进行了一次“偷声音”的行动，结果被当做偷鸡贼抓了起来。

我承认，在鸣沙村里也有许多这样的老人，他们人搬来了，思绪仍然停留在以前的村庄里。有研究表明：人们对声音的感觉要比对形状的深究要早。

故乡的模样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模糊，但故乡的声音的确是不可以忘记的，潺潺流水、鸡鸣狗叫、风过山野、柳笛布谷，汇集而成的山村交响乐，一旦进入记忆，就像刀刻斧凿一样牢固。

到了知天命的年龄，总算可以不见那些不想见的人，不说口是心非的话，不追逐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，只管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。

3

驻村的日子波澜不惊，一晃就到了四月中旬。鸣沙的四月，春意正浓，花开花落，草木葳蕤。我忍不住内心的欢喜，用手机拍下一个又一个美好的瞬间，照片发到朋友圈里，引来好多朋友的评论和点赞。

不想辜负每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，鸣沙的一草一木逐渐融入我的生活之中，我对村庄的感情越来越深。鸣沙的父老仿佛是我失散多年的亲戚，恍惚之中又一次走到我的面前。

每次走进一栋栋白墙黛瓦的移民新居，听到那些熟悉的乡音，内心有一股热流暗自涌动。

不期而遇的驻村生活，让我又一次走进身处底层的人群当中，每天面对这些需要关注的群体，不仅是一份责任，更是一种良知。

四月的鸣沙，正是杨柳醉春烟的时候，行走在村庄的每一个地方，迎面便有纷纷扬扬的柳絮扑来。路边墙角也有，一团团、一簇簇的，如雪一般，风一起便凌空飞舞，整个村庄都被这种濛濛的飞絮所笼罩。此时此刻，此情此景，我不由得想起晏殊的“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”的诗句。古代文人墨客，给柳絮杨花定了一个基本的调子，飘零愁苦，相思离别，后来的人怎么写似乎也逃脱不了这个路子。

季节的转换，时序的更迭，让人猝不及防又心生感慨，自然、草木、人心深深交融在一起，无法分割。

到鸣沙驻村之后，我尽量撇弃自己身上常有的小情绪，克制利己主义，把自己置身于鸣沙村的百姓之中，关心他们的冷暖疾苦，关心他们的粮食和蔬菜，为鸣沙村老百姓的幸福而幸福。

生命与时间是人生最为纠结的事情，我常常感到时光的匆忙和生命的无奈。驻村期间，我总是不遗余力地寻找一切机会，坦然面对鸣沙村的每一寸光阴。有时候，我会不由自主地走进辽阔的田地里，和村子里的人一起植树，一起种菜，一起浇水，一起说笑，日子过得匆忙而充实。

每年的五月，鸣沙的槐树就会开出紫色和白色的花儿来。花开时，总会让人拥有一种温馨的感觉。站在繁花似锦的槐树下，与一树槐花无声交流，内心滋生出无穷无尽的敬意。紫色的槐花清新淡雅，白色的槐花却是味道醇厚，很远的地方都能闻到它的香气。

在鸣沙，守着一树树的槐花，一览其芳容，于我而言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遇见花开不仅是感官上的美，更是精神上的激励。

一群上学的孩子路过我的身旁，他们争先恐后地和我打招呼，给我一声“爷爷好”的问候，然后，欢快地奔向该去的地方。在鸣沙，我已经习惯了孩子们对我的称呼，从我的头脸上，早已显露出当爷爷的资格。年轻的时候，根本就不把时间当回事，总觉得来日方长。可是，当我突然间变老时，一下子感觉到时间弥足珍贵。一个人必须等到年岁已大，才有可能透悟人生。记得有人曾经写过这样的话：“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，在我生命的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……”

站在树下时间久了，自己仿佛变成了一棵槐树，安静地守候村庄的每一寸光阴。我感恩遇见开在鸣沙的这季槐花，瞬间，走进我的文字，走进我的心田，直至永远。

村子里的一位老人告诉我，槐花和榆钱一样，都是穷人的“救命粮”。我完全懂得老人的意思。小时候，每遇灾荒，槐花和榆钱，还有漫山的野菜，都是穷人果腹的食粮。如今，它们早已变成了餐桌上的调味品。

槐花是大自然对人的一种恩典，同时，槐花也凝聚着人的一种情怀。

槐树的周围，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花草，它们同样开在这美好的季节，就这样默默无闻地存活着，不是为了证明什么。寂静中，我竟心怀感激，感激它们的存在，感激它们的陪伴。

驻村生活，让我与鸣沙有了一次偶然的相遇。这种有缘的邂逅，从开始的某个时间节点，一直到永恒的不离不弃。

马卫民 生于1963年5月，宁夏海原县人。宁夏作家协会理事，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培训班学员。有六十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发表在《散文选刊》《朔方》《大地文学》《黄河文学》《六盘山》《宁夏日报》《宁夏法治报》《中卫日报》等报刊，出版散文集《我的村庄我的家》。

先生有怀多感激

◎马天堂

一

读马卫民老师的《驻村笔记》时，我这样想，假如我是一家文学期刊的编辑，这些文字定会一篇不落地刊发出来。这样纯净芬芳、饱含深情的文字，出自心灵，执着单纯，如涓涓清流，洋溢着拨动心弦的情愫，仿佛肺腑呼吸到一种新鲜濡润的空气。我还这样想，一个人持续地给你新鲜好奇的某种魅力，那不是谁都具有的。

1981年秋，马老师走出大学校门，担任我们的班主任。一晃已过四十年，他留在我心头美好的青春印象一直难忘。那个浓眉大眼的高个青年，卷发浓密，大步流星，一路歌声，阳光帅气。至今记着他唱得最火的歌是《康定情歌》。对马老师的新鲜好奇，诚若首次接触到由他教的英语及他唱的那首情歌一样。几十年后，我再度从他自心灵中流淌出的文字中感受到那种魅力。

2017年秋，我参加了马老师散文集《我的村庄我的家》读者见面会。这是马老师的首本散文作品集，是他由一名领导干部转向散文作家的见证。马老师把这次读者见面会的地点特意选在海原回中。重回母校、重逢故人、重温岁月的相聚，让我在激动和感念中深切体味到师生之情的温暖亲切。我们这些从偏僻山村走进县城的青少年，沐浴拨乱反正、改革开放的早春阳光，在遍地砂砾的简陋校园抬头远望着南华山的巍峨，在老师们的教导下翻开了人生新一页。

我感慨地说，马老师和他的写作诚若先贤所讲的“三立”——立德、立功和立言。他从教以德、从政以公，是众口皆碑的。知命之年，从行政领导岗位转入文艺行当，拿起笔墨、执著为文、倾情而歌，以精神自觉和倾心付出来赞美家乡、讴歌父老、启迪读者。对一位即将迈进花甲年的人来说是了不起的。马老师是一位抬头看远方、低头思故乡的知识分子，是一位有家国情怀和深沉大爱的领导干部。我为他优美的文字、炽热的情感、丰富的阅历和高尚的情怀所吸引所感动，获得了情感的共鸣、精神的提升和人生的启迪。

嗣后几年，马老师志弥坚气愈壮，一发而不可收，文字不断见载于区内外报刊杂志和文艺公众号上，有的被《散文选刊》选载，着实令我钦敬。我就以“先生有怀多感激”作题目写点对他的印象和读他文字的感想。

二

2016年以来，我多次同马老师一块到家乡采风。切近的接触使我不再有仰视与游离的心态。如果我过去心目中的老师更多是老师、校长、县长的话，那么新的认识却是别有一番寻味的新鲜。他是一位亲和的师长，酷似宽厚家兄，极像淳朴老农，或者适宜的朋友。借用石舒清的话是，“看桃李满园，犹自带芬芳”的人。诚如我曾崇拜他的才子意气、玉树临风一样，而今我敬重他的淳朴厚重、真诚仁和。前者是风格，后者却是气场。和马老师一块走，你想不到他是位桃李满园的成功老师，你会忘记他曾是堂前行走的县长，他是那种和谁都谈得来的智者和师长。

说个小细节。在一座现代化的养牛场，一只小牛犊好奇地走近栏前打量我们。马老师伸出手想抚摸一下，它却像个淘气的孩子，撒欢跑远了，一会又跑过来逗弄一下。天堂，你看这牛娃心疼嘛。咋这么心疼了。他连连地呼我，好像牛犊是他很疼爱的孙儿，眼中闪现着爱怜柔情的光亮。牛犊也很通人性，调皮地又凑近了用头轻轻摩娑栅栏，大概是想伸出舌头舔舔他的手吧。一位花甲年岁的饲养员纳闷地问我：你们是做啥的？我说，是来看牛的。他又问，这个人咋面熟得很么。我又说，他当过海原县的副县长。他摇头说，咋不像么，看着也是个养牛的。惹得我笑起来。拿着手机神情专注的马老师起身迷惑不解地问：你们笑啥呢？我们嗤嗤笑而不答，看着眼前的老师似乎像个好奇而专注的少年。

每次和马老师同行，无论在瓜棚梨园中，还是在农家屋舍里，无论是与文友往来间，还是和群众闲话时，他总给我“开轩面场圃”的敞亮和“把酒话桑麻”的淳朴，那种“洗尽铅华始见金，褪去浮华归本真”的气质吸引着我。在海原，马老师是名副其实的名人。从普通群众到乡村干部，好多人是他的学生、下属或者同事。但他总是那么淡然洒脱，没有一点架子，每次采风都是认真倾听，虚心请教，仔细笔记，谈笑生风，让场面变得轻松适宜。在树台乡一位姓黑的致富带头人家中，马老师吃着热情的老黑端上来的烩菜和油香，同老黑聊起他带动群众致富脱贫的事，亲得像老哥儿俩，一屋子人都成了听众。让我这个当记者多年的学生悟道，采访是要“捧了一颗心来”的，而非带着主题去套弄。

读马老师的作品，眼前总会浮现他盘腿农家炕头的情景。他有一颗体恤群众冷暖的心，一腔关注民生苦乐的情。他笔下有不少令我难忘的人和事。皮肌里埋着透析针管却笑对生活、苦撑家庭、供养儿女上学的农妇，双目失明、顽强学艺、在街头卖唱的残疾青年，因近亲生了几个“猴娃”却沉静地在鸡蛋上舞文弄墨的蛋雕烙画人，还有爷爷奶奶、父亲母亲，等等。或萍水相逢，或至亲稔熟，从他真诚地讲述中让人感受到他发自心底的体恤和疼顾、关爱和理解、敬重和讴歌，让人想及“艰难愧深情”“请为父老歌”的自觉与责任。

三

马老师的文字给我的印象，归结起来是三个字：真，善，美。

真，就是真人真事，真情挚感。不光是生活的真实，更是艺术的真实。正是可以具体触及和感受的真实真切，更其打动我，引发我乡恋的情感共鸣。他说，“父辈们的音容笑貌，儿时的鸡鸣狗叫，追逐嬉闹，粮场上转动的石磙，土窑里微弱的煤油灯光，上学路上的大南风，山顶上四季不化的冰雪，圈棚里嗷嗷待哺的小羊羔，牛背上飘荡的花儿，涝坝里耍水的小屁孩，雪地里打雪仗的坏小子，等等。都是我写作的素材”。他的艺术呈现也是真真实实的。就说他笔下的许多人物、情景和事实都是让熟悉他的读者找得到原型的。比如，《驻村笔记》的乡亲们，有些是从我的老家罗川搬迁去的，不光名字知道，有的还和我沾亲带故。马老师是用笔在为那些执着生活的父老乡亲立传，在为行将消失或者已经消失的历史作着记录，在为宽阔时代背景下日益发生惊喜变化的家乡唱歌。这样的真实不光是对个人情感认识的真实抒写，更是在做着一种内部的贴近的乡土文化的代言。这样的代言情动于衷，醇厚绵长，激荡人心。他说，“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也时常泪流满面”“面对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，我的情感越来越脆弱。家乡的一草一木，山山水水，毫无例外地成为我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”“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村庄我的家”。他的这种“真”，是全力以赴、纯正执着、不带任何杂质的真。

“胸中有大义、心里有人民、肩头有责任、笔下有乾坤”，是马老师散文所追求和表达的善的诠释。他说，我要用“文字照亮人们并不完美的生活”。他的散文像丛簇的花团，散发出纯净的芬芳，如涓涓清流，能够滋养读者的心田，他的笔管里总是带着温度，流淌出和煦的春思。他写的《驻村笔记》及非遗传承民间艺人系列等作品，堪称是生动具体地展示了他为文的善念求索。善其实是一个人选择的文化执念，来自于对庸常生活的磨砺和洞悉，来自于对生命本体的认知与珍惜。马老师和我都是60后，他经历了比同时代人更难以忘怀的贫困与苦难，在改革开放的曙光里，迎来人生的转机、命运的改变，他的心头充满着深沉的感念，从他开始执笔写作起，怀揣的压根就不是成名成家的名利，而是要把胸怀中那些从苦难中酝酿发酵的芬芳、善意和感念传达出来，给那些需要心灵抚慰的人，给身边还生活在不如意中的父老乡亲们，给生养我们的这块壮美又曾经苦情的土地。梭罗说“一种善良的意识，要比建造一座像月亮那样高的纪念碑更令人难忘。”诚如斯也。马老师的文字温和芬芳，马老师的代言光明纯净，像一把火烛，似一盏明灯，如一朵祥云。

最后，说说马老师的散文之美。他的大多数作品可称是乡恋文字中的上乘美文，展示出他于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中对美的孜孜追求。简言之，大抵有情怀美、文字美、意象美和哲思美，等等。洋溢灵气逼人的颖脱，充盈非同凡俗的厚实，具有诗话哲思的品性，展示纯净美好的画意，散发相与珍重的暖和。

马天堂 60后，1987年毕业于固原师专中文系，固原市新闻传媒中心主任记者，宁夏作协会员。著有思想评论集《高歌思语》（上下册）、区域发展论集《固原发展纵横论》、新闻实践论集《记者的维度》等，发表有散文、杂文、文艺评论等文艺作品百余篇。